南山集

南山集卷七

桐城戴褐夫著

傳

左忠毅公傳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隸桐城人舉萬歷丁未進士起家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天啓初與給事中楊漣俱以清直敢言負重望備國家有大議公卿大臣輒問二臺省云何二臺省者即光斗漣也兩人公忠一體有所舉劾必諮而後行權貴人皆凜凜畏之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皆從之游而小人

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之便也巡視中城搜獲假官假印假文卷以百數吏胥宿蠹爲之一清尋巡視屯田水利上書言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請一切有司首課農政興水利田野不治卽異才高等亦注考下下制曰可光斗親巡行阡陌督官吏教民種植桑麻藁秸彷彿江南及光斗去後至者漫不以爲意由是田復荒不墾神宗不豫太監劉朝魏忠賢矯太子令索訴靖中戚畹莊田光斗封還不啓已又奏太監陳登

奪民籽粒壞屯政且請蠲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焉尋又督學畿輔光斗明能知人往往所取士能預決其得失利鈍後皆卒如其言無一爽者而識史可法尤奇光斗念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而疆埸多故毎行部輒較諸生射奏删屯學又奏開武學光斗多諳朝廷典故而留心於當世之事慨然以天下自任其才無所不逼未及盡試而崔魏之難作當神宗晚節遼東事起北關新破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光斗上疏曰臣惟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

安不御朝朝則天下危早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朝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救遼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卽撥溫投涼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審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陛下靜攝日久而恱社稷自不得恱甚若能及此時而一御朝臣謂有十二善焉歷數在躬厥惟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父母者乎及此正朔新頒一出而天怒可回一善也二祖

宗憑依者陛下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祖宗者乎及此太廟特享躬親七廟二善也人主天也羣臣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陛下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三善也不但此也大蹇朋來睽孤乍合陛下無所厭苦羣臣羣臣無所責難陛下四善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動色相戒懼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鬬自平上曰余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兒女爭言見主人而自息如兄弟鬩墻遇外侮而自消六善也而後問兵馬於邊臣何以閱視叙功則在在飽騰

調發應援則在在單弱不但三韓九邊蕭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也而後問糧餉於户部何以兵既不足而餉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核而清之歲可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沒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吏部毋以人試官毋以官試地論定取自上裁不效罪坐舉主九善也又且付罪臣于法司如楊鎬李維翰李如楨等國有常刑毋令賄免十善也又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于忠肅之入守出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

則奉身而退無久妨賢路十一善也臣更有寒心者自陛下不見羣臣百姓以來人人皆無固志富商大賈舫捲南還勳戚貴臣陰圖轉徙卒然有急二三宦豎掉臂而去耳陛下一出而羣情無恐效死勿去十二善也有此十二善不過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爲之祟將在內廷耶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臣子在內廷則陛下奈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譟不可再時不可失幸而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而不及不忍言矣疏三上皆不省當是時大學士方從

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以不稱職爲光斗三四糾而嘉善採人言許天下募兵者自領至京師受職光斗論其害事寢不行初御史熊廷弼巡撫遼東自謂天下才傲很自用光斗時時規諷之廷弼不悅既去遼遼敗復起經畧廷臣欲斥前沮廷弼者以謝之光斗疏救之廷弼愈不平光斗嘗詆同縣倪太僕曰熊公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可也今以之恢復豈不殆哉居有頃廷弼果敗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熹宗仍慈慶宮選侍者光宗所愛幸上崩諸内臣教選侍矯遺命毋天下聲言欲

垂簾決事而劉遜劉朝姚敬忠李敬忠等流竄瀛洩恐誅欲倚選侍自固皆出死力佐之於是光斗與都給事楊漣謀恐爲他日患乃上疏畧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皇帝御天居之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雞鳴脫簪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

豈可托以聖躬者伏乞收回遺命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乾清宮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闈清而名分正矣疏上選侍大怒而楊漣等力爭內臣王安亦主漣光斗議選侍不得已乃出居噦鸞宮上還乾清宮光斗復奏移宮以後固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陛下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此非國體亦非臣等建言初心矣御史賈繼春上書以爲移宮非是首排光斗其黨相繼譁於朝

迄數日不定後崔魏殺三案諸臣三案者此其一也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召廷臣共議之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之之爲改崩而不忍削之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啟之議改而天啟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昊駕稍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歷也泰昌之議萬歷則不宜待半載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歷已頒可

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歷未改矣天啓之明年已定於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歷四十八年之祚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姪弟兄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泰昌之於萬歷猶天啟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於其親則存之天啟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陷上於不孝也郎不忍

於祖而忍於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歿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旣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子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儳萬歷在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康直大書孝惠皇

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唐二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廋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歷並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成先帝不忍

改元之是而又不貽上踰年不改之非宜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郎皇帝位盡歲止而截生魄以前仍爲萬歷四十八年云於是公卿皆以爲光斗議是詔從之是時大學士沈潅與外戚鄭養性太監劉朝交通亂政先後典重兵光斗與刑部尚書王紀等先後論劾相典兵外戚典兵內監典兵必爲國患居無何此三人皆敗而魏忠賢新專國命廷臣三案異議者皆附之其黨崔呈秀魏廣微尤用事光斗巳歷官至僉都御史而楊漣爲副都御史是時吏部尚書趙南星侍

郎陳于廷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都給事魏大中皆負海內清望羣小畏惡之光斗同郡阮大鋮者諂忠賢進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於是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往往多用大鋮之策御史崔呈秀初巡按淮揚贓累巨萬高攀龍劾之遂交事忠賢大中亦劾大學士魏廣微兩人教忠賢速殺漣光斗大中等事未發會楊漣奏忠賢二十四罪於是忠賢罷兩人官而逐之廣微嗾忠賢刼光斗裝以逮忠賢不應已而覘光斗就道惟襆被而已廣微私自喜曰幸未刼也

先是給事中傅櫆與東廠理刑傅繼教相善繼教與傅應星結爲兄弟應星者蓋忠賢之甥云或曰即忠賢子也櫆因應星通於忠賢忠賢因以其黨宋居櫆櫆欲殺光斗大中以媚忠賢求兩人瑕隙不可得乃曰光斗客有汪文言者並游於楊漣魏大中之門今當誣文言爲兩人畫策納賄鍛鍊文言以成其獄如此則兩人可殺也遂上書論之光斗奏辯數四乞罷歸養親不許至忠賢逐光斗歸終朝拷掠文言文言不服遂殺之而御史徐大化者忠賢黨也論漣光斗妄議移宮且受熊廷弼賄

誤封疆及屯吏金故事御史巡視屯田屯吏餽金數百御史受之以爲常光斗獨却不受諸御史皆慚且恚坐是大化誣奏之忠賢矯旨遣提騎逮光斗漣入京考鞫提騎至桐光斗泣語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家人環泣生祭縣中父老子弟張檄示擊提騎光斗曰是速死矣固止之檻車出郭縣人擁馬首號泣焚香拜北闕提騎皆爲流涕壯士數百人潛行欲伏闕訟光斗寃至黃河光斗知之固辭謝乃還容城眾人孫鍾元欲脫光斗於客氏以告光斗光斗曰吾雖不肖豈能懼寺人之

禍而求生於婦人之手乎定與人許顯純者素無賴光疾惡士大夫及忠賢用事顯純謁忠賢求為獄吏士大夫入獄者多不能免至是顯純嚴刑訊光斗坐贓二萬金是時熊廷弼兵敗下詔獄為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前日皆欲殺我者也何以余為通賄而畿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太公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為人好氣樂義日夜奔行郡縣醵金為光斗償贓欲以脫光斗初光斗督學畿輔畿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殺光斗於獄先是光斗在獄出片紙

寄其家曰辱極汚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顧以此報天子報二祖列宗是歲天啓五年七月也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而楊漣魏大中皆死閱二年熹宗崩烈皇帝立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而槪阮大鋮魏廣微等贈光斗右副都御史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謚忠毅予三代誥命縣人立祠祀之初大興人史可法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光斗爲督學可法以應童子試見光斗光斗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資用一日光斗夜

歸風寒雨雪入可法室見可法隱几假寐二童子侍立於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及光斗逮繫可法已舉於鄉矣可法知事不可爲乃衣青衣攜飯一盂佯爲左氏家奴納橐饘者賄獄卒而入見光斗肢體已裂抱之而泣乃飯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隣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爲國柱石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邏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難狗硜硜之小節而攖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帶束光斗之腰而出閱數日光斗死可法仍

賄獄卒入收其屍糜爛不可復識識其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後可法果以功名顯

贊曰余與左氏子弟游得見公獄中手書血漬斑斕可悲也當天啟初正人在位者不少相繼覆滅海內寒心而逆黨根株蔓延雖以烈皇帝之英武不能盡爲掃除竊位釀亂至於亡國哀哉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之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

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大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卽帝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永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其迎帝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

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淩尋至滇帝出奔於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乎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能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旁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鬨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

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廟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甯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

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曹先生傳

曹先生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樅陽十餘里樅陽者濱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舍爲童子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聞之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日歸也爲僧種菜僧食

之以酬其傭工僧之易者前後數十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間有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之或有問之者爾傭工固知讀書乎答曰吾不知讀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鄉黨皆莫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授徒於縣中余往問之曰我伯父行也今已垂七十有餘矣

贊曰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遂棄其家終身爲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顏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

雖多而苦節獨有一曹氏

李庚常家傳

李本涵字海若山東大嵩衛人其父曰贊元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侍郎以諸生起家爲大官本涵實爲其伯子從宦京師侍郎衙有繁劇輒委本涵條分縷晰事無不辦侍郎以此奇之本涵貴公子無紈綺之習守寒素如故時而喜賓客亦然諸慷慨好施予嘗屢散千金不顧侍郎每顧而喜曰此吾家之才子也本涵好讀書尤喜與四方名士交遊切劘討論文曰益進康熙丁巳舉於順

天歲戊辰成進士入翰林本涵性至孝自侍郎歿
其孤十餘人皆幼本涵中情深愛其或偶有疾痛
往往憂念至終夜不寐延師教之亦時時自督課
諸弟皆感動思奮學焉勤十餘年登萊間稱文章
家輒歸李氏學使者行部至登州獎嘆用以冠覓
諸縣皆本涵子弟也本涵性孝謙退讓其化行於
一家而宗族鄉黨賓客所以存恤周給之者無不
備至自俗之頹也人人各務封殖自私獨本涵急
人之困如傷在體諸公貴人皆笑之而本涵卒不
爲衰止然事過輒忘終身未嘗言某人吾嘗有某

事相濟也歲己巳之秋卒於京師邸第弔者相哭於途生有二子曰欄曰栻皆能讀父書人以爲本涵不死云

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海若每訪余於旅舍議論今古閱數月而海若卒其卒也夜半方讀漢書聲朗然出戶外忽咳嗽數聲遂卒年僅四十有二耳余旣爲文哭之又誌其墓載海若事詳矣今年秋其弟鑑湖來請爲傳余故復爲書其大畧焉

張翁諱某字米江府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書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卽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尚書太倉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詼諧常嘲笑兩人兩人弗爲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

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贊曰余聞張翁事父母頗孝謹其父卒爲營墓地不得忽夜夢見父擕遊郭外指一阡隴言曰此吾葬處也明日有人持一地圖來求售宛如所夢遂售之一日出遊宿王尚書園亭夢父撫其背曰爾急歸爾母且逝矣覺而奔抵家母果不起持與訣乃卒其子爲予言如此予治父術亦工

沈壽民傳

沈壽民字眉生南直隸宣城人崇禎中延綏盜起蔓延徧天下湖廣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兵部尚書楊嗣昌從中主其議自賊初起屢撫屢叛卒釀禍不可支文燦不知兵好爲大言自以得賊要領撫必成嗣昌信之嗣昌者故宣大總督以奪情起爲兵部尚書者也是時天下多故上所用人文武皆不效謂科舉不足得天下士歲丙子復薦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至京師上書言嗣昌以居喪起用當慷慨誓師自請躬歷戎行乃因循偷惰師老財匱禍有難言又言

嗣昌既不能躬履行間軍旅之事一付文燦求正誅勦之名而並失招撫之實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制敵聽命於人而可服人者乎文燦憒憒然不知擒縱之有方而嗣昌復爽然不顧養癰之可畏正恐掃蕩無期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不為奏壽民復上書通政以為區區之誠一日不達決難緘默自已毋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具疏言壽民兩書字多踰格請上裁詔不允封進嗣昌亦具疏待罪壽民曰吾兩書以踰格故不進上未嘗拒使勿言也復檃括

兩背之意傾竦恪上之罰中不報遂拂袖而歸居無何獻忠果叛羣賊皆應之上怒誅文燦嗣昌自請督師加壽民旨壽民之論嗣昌也並及奪情之非詹事黃道周曰此大事在廷不言而草野之士言之乎於是具疏論嗣昌奪情非是繼而論者臺諫則有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翰林則有劉同升趙士春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復率南京九卿具公疏上大怒諸臣皆斥去壽民言不用旣歸名益重是時科目積重不可反諸薦舉者爲州縣吏部率皆寻以荒殘地多罹賊禍其免者又往往中以

文法於是凡薦舉者多欲棄去復入場屋以取科第督學御史劉壽民出應試張國維亦移書趣之壽民曰前論嗣昌者皆得重罪而壽民首事發機之人假使上怒早及已先諸君子受禍矣今敢尙思進取哉於是隱居姑山授徒自給歲甲申京師陷留都再立而黨禍大作阮大鋮者名在逆案廢錮居南京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東南名士額㬥㬥應箕等大書其罪布於通衢壽民亦與焉禮部主事周鑣實爲諸名士所附及大鋮得志殺周鑣分捕諸名士壽民變

姓名攜家匿金華山中南京隨破溧陽陳名夏先
是名亦在捕中亡去北降久之用事名夏故與壽
民善遣使貽書壽民欲薦之朝壽民對使焚其書
且與之書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皐羽啓南
也所以死者爲多此物色故耳今之欲徵僕薦僕
者直欲速僕死者也名夏得書嘆息而止壽民自
守以嚴一介不妄取予其與人交有至性嘗周鑣
下獄禍且見及鬻田爲貲用不令鑣知鑣子數歲
自金華歸郎招之來學渡海葬其友周梅骨於海
外皂帽裏頭三十年雖盛暑未嘗去歲乙卯屬疾

臨卒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年六十九著有姑山文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學者稱耕巖先生

贊曰沈先生清風高節不可及矣當明之既亡東南遺民義不忍忘故國多有愚昧以觸罪戾至於覆其宗祀海上之役金壇丹徒宣城三縣士大夫受禍尤烈先生獨超然遠覽自全於耕鑿之間可不謂智勇絕人者乎

金翔州傳

金之純字健之湖廣廣濟人萬歷四十三年舉人

崇禎中由醴陵縣教諭歷官至興安州知州當是時海內承平久人不知兵流賊起陝西官吏或走或死漫不知守禦於是賊所至名城皆破興安尤當賊衝而旁近郡縣若紫陽白河漢陰石泉平利諸遺民逃從來者不絕之純到官未幾賊即至簡料民兵經畫器械爲守禦計是時久旱夜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高數尺賊不能渡城中益得爲備賊引去水尋涸復至拒却之凡四薄城久之食盡城且陷之純請救於旁郡遊擊唐通通以兵至之純縋死士出與之合殺賊渠數十人賊乃解圍走

御史上言狀天子嘉興安獨死守超遷之純漢中府知府未及離興安而卒年四十有六興安自被賊歲饑且疫之純給醫藥設粥糜全活者甚衆死者官爲瘞之民皆感泣及其卒也州人醵金共裹事乃得舉櫬還州人哭送百里外乃反唐通者涇陽人用兵有紀律善戰後積功至總兵封定西伯歲甲申以居庸降賊賊方虜邊騎之從河套入也使通守石峽先是保德州人陳奇瑜爲五省總督實縱賊於車箱谷以成甲申之禍卽之純守興安之年也通故在其麾下奇瑜好貨家貲鉅萬陰召

通以兵來護其家於是通移駐保德已而知賊事不成仍稱定西伯為先帝發喪旦夕縞衣哭臨沿河州縣皆據之尋　大兵定燕京遣將徇山西而通以其衆降封為定西侯解其兵柄隸之旗下居久之思出鎮不得意鬱鬱不樂卒

贊曰金先生之守興安本全興安者唐通力也故余為牽連書之先生他事多見於王尙書朱庶常所著傳中茲不具錄鼎革之後先生之手澤存者僅與唐將軍書一通先生孫啓洛與余同游太學嘗以其稿示余辭氣激昂其一時駕馭之畧可以

想見使得如先生者數人與通同事終始周旋其晚節安至是哉

溫瀠家傳

溫瀠字其旋先世太原人明初溫祥卿以布衣謁明太祖太祖使佐耿炳文守長興子孫因家焉祥卿叔某遷爲程之七里村壽九十有九是爲七里溫氏之始祖曾孫璋運粮入京師道出山東歲荒民大饑璋盡賑以所運粮歸而自買穀以輸自璋傳十世而至瀠瀠幼讀書能文章有聲年十七入學宮爲弟子崇禎中東南諸名士結復社以文章

節義號召天下潫亦與焉復社者諸名士置酒高會之所名爲繼東林而起東林故仇浙人其於相國體仁尤甚體仁潫兄弟行也吳門徐枋見潫於復社以體仁故意頗不相得後明亡復社諸生多出試塲屋潫棄諸生服終身不出而枋匿迹太湖之濱與世絕往來聞潫高節屢作畫與詩貽潫潫懋之壁間曰吾與昭發時相對也然昭發今日知我耳昭發枋字也徽州司李璜亦潫兄弟行先是璜知天下不可爲使人召潫至曰吾當以死報國家宗族事恃有汝在相與飲泣而別君無何南京

失守徽州隨陷璜殺妻女自刎死瀠時年三十遂隱居不出曰吾不忍負吾兄一訣也與其友五六人者皆以行誼自矢久之其友皆變節以去瀠獨與同縣高士嚴三求及學佛人棲雲譜棲雲者姓沈名葵明亦明諸生隱於僧者也瀠爲人忠厚見人之傷如己之傷人有以緩急告者無不傾橐中金不足往往稱貸給之宗族事無大小悉身任雖勞且怨不避葺其讀室曰屛山草堂堂先世所遺古松二株高千尺瀠讀書其間每日皆有紀錄曰讀某書爲某事見某客時自省察其刻勵如此年

六十有三卒
贊曰明之亡也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
變其初志十七八先生年方少有文譽卒不食其
言可謂賢矣吾讀先生子棐忱所作過庭紀述先
生有言曰歲乙酉吾自留都還宿鎭江望見揚州
火光燿天鼙鼓聲振動江水爲沸及至吳門則皆
習競渡畫船簫鼓勿絕也嗚呼廟堂之玩愒抑已
甚矣而郡國亦復然欲不淪胥以溺得乎蓋先生
悲感往事老不能忘如此棐忱介其族兄鄰翼請
作傳余是以論著之

張驗封傳

公姓張諱福衍字峒谷福建龍谿人康熙戊辰進士起家行人遷刑部主事歷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在驗封司其在刑部充纂修律例官區分條晰輕重務得其平常決獄悉心詳察罪有可出則喜形於色否則不懌者累日其在驗封所掌爲誥封諸事故事諸臣有罪削籍其父母誥命俱追奪之公曰令甲無概行追奪之例今以子孫故而濫累其父母豈 天子孝治天下之意哉於是獨排衆議凡罪不至追奪者悉不追奪人皆以爲得

體康熙己卯壬午乙酉當賓興之期公皆爲分校
所得士最盛衆論翕然稱之其陞郎中也引見之
日　上曰爾籍貫姓名朕所熟記才品出衆朕固
深知之公以夙望浮沉郎署一旦被優旨奬歎人
皆以爲榮公天性好施予急人之困幼時居滑之
南靖南靖多水火之災一遇災呼號之聲相聞公
使人謂之曰哭無爲也若所須於吾是取闘者問
其年曰十歲耳人皆竒之常以繩貫錢置蟻中出
遇老弱貧困者故墮於地使拾去不知爲人家有
喪不能辦者寡婦幼子方哀迫不能爲計公槪隣

拔金於户內而去其家獲之以爲神賜終莫知其所自來鄉里有大工大役公往往出己橐中金身任其事至其自奉淡泊飲食及被服居處蕭然若寒士也爲人寬厚和平平生未嘗有疾言怒色有犯者皆不與校素不信二氏之學嘗爲人指陳其誕妄之狀多化之者康熙丙戌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二戴某曰余鄉舉實出先生之門比晉謁先生殷勤屬望有加無已自是或閒二三日輒至先生署內因得悉先生之生平然未及半載而先生卒矣嗚呼豈不悲哉余探其一二遺事爲述而傳之

范其數過以貽同門之士使讀此而舉先生之風
範猶如生也
楊允正傳
楊允正字子展江南休甯人系出漢司農震允正
父上達讀書博洽敦於孝友允正從受學無所不
通而忠信孝弟一秉其父爲師法允正有弟二人
仲早卒季讀書應舉當父在時家稍稍落父謂允
正曰食指數百人所入不能贍余老不能治生汝
其勉之於是允正客游四方爲計然之術積累至
巨萬餘而先業復振居久之允正客於外忽心動距

家八百里馳三日夜而歸歸則父病甚猶得允正與訣而允正適至父悲且喜曰兒歸乎對曰兒恨不早歸也父曰汝仲弟早卒其子幼汝撫之以有成汝季弟讀書家事惟汝治勿以繁劇累之允正遵父命唯謹閱十餘年家人或欲析產而仲弟之子及季弟所受較父所遺輒多數倍宗人皆賢允正相與議醵金爲賀且以勸來者允正謝弗受也先是仲弟爲商於青陽耗父貲且盡困甚冬月衣單衣懼父怒不敢歸允正蹤跡得之衣以其衣偕之歸百方爲調釋父怒乃解仲弟庶出也而餘愛

不異於同母人以爲難允正爲人忠厚遇凡可以
利物者無不竭力爲之性不喜畜奴婢曰此輩質
多愚劣不善事主何能不加笞詈彼亦人子也其
忍傷之吾故不多畜也又嘗以談笑解紛亂人多
其智歲甲寅七閩寇起浸尋及於徽州是時允正
商於宣興宣興人亦思逞其亂將作矣一人夜奔
告允正曰君胡不避詰朝寇且至至則無所遁矣
允正貲頗厚先爲訛言嘗之允正給之曰若猶不
知乎閩寇已大敗遁去余何避焉由是市中皆傳
相呼曰閩寇已大敗且遁矣亂人懼不敢發越日

報至果如所言於是宜興遂得無事允正卒時年
六十有五
贊曰歙人善爲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處家庭
朋友多仁讓有厚德蓋貨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
行亦不能以有成也如楊翁之事其義豈不高哉
翁之子勛祖爲余言如是且請爲之傳焉余是以
書之

程孝子傳

程孝子名嵤江府歙縣人程爲徽州名族孝子祖
父皆有盛德而母呂氏有賢行孝子年少有至性

歲丁亥年十八母卒孝子竟以哭泣死先是母病久孝子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且半載及母卒孝子已羸病不可支矣自是躃踴號泣飲食不下咽見者皆爲感動旣見其偪咽苦次日夜泣不休屢欲譙止念其新失母艮苦聽其悲哀不忍止也而孝子乃心肝崩裂越十餘日遂以卒當其未瞑也父與家人環泣孝子曰天乎吾且死子職不克終兄若弟能承父志是卽吾不死也俯匐起拜其父曰兒不幸失母又不能終事父復謂其婦方氏曰累汝矣我死汝如何婦泣曰當守志奉佛以沒世耳

孝子素不信佛乃曰守志可也奉佛則非吾所欲也遂瞑婦哭夫絕而復甦者亦屢孝子所衣衰麻當胸與兩袖涕淚沾濕處皆成血當孝子年五六歲時每侍其祖祖或當暑偃卧孝子輙拱立執扇爲驅蚊曰以爲常祖卒孝子哀慕如成人人皆異之及就外傳讀書聰穎稍長工文章能辨別俗學之謬孝子死人皆賢其孝而惜其早逝也

贊曰孝子之死非孝子意也特其哀慟出於純一不勝其崩摧而至是耳禮於喪有自抑之文孝子豈不知之顧當是時也呼天搶地惟知有母不知

有身忍而抑之實有所不能而不虞遂以償其軀也嗚乎人孰不有毋讀孝子之事反身自問竟何如哉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鄭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游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跣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

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毋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尋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書一卷授之曰去求神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尋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

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賊起關陝蔓延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旱荒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譏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

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亦之奇也獻忠性凶殘每以大梃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腳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腳老腳不卽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揕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腸肺胃皆劃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悃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腳當貰而死士慶曰嘻焉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登卧老腳其上納肝腸肺胃於腹以線紉之而

傳以藥一日而老娜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將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將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綠紉之而傳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將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將軍將軍毋傷也为召人持車至啟衾出美人即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

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神仙也賊中有驍將祁
三鼎臨陣而爲官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
俘之頰車以合其齾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
忠愛將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礮中脛貫痛馳歸瀕
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
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
命獻忠僞許之士慶曰彼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
乃可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傅其
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
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殺

儌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邀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既反正人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衛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汝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各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纍几爲臺高且百丈敎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汝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

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欲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蠶微中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撥誠而病死於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

在賊中時嘗從老仙神取藥見其聚羣婦人刺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撥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乎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尚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黍中渡河而南淩尋及於淮江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

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山谷閒逢亨兄弟避亂西山中逢期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鬭逢期與賊遇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率衆襲執逢期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被執也曰吾弟死吾何忍獨生旦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駡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聞之以報縣令縣令獎歎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城陷其

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問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適富民有犯法者守敎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

罪而維嶽愛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貰之是以私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郡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蔡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乃徒步詣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將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尙書尙書以府庫虛耗餽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

即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
上崩於煤山維嶽聞之北面痛哭累晝夜不能寢
食時福王世子郎位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
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
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死之
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
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
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
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値國事
如此飲食能下咽乎居三月北兵至下令薙髮維

獄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吾死耳其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偷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卧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晃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存親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愼毋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謚爲文烈公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遊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爲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嘗從之遊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

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
中傷養正左遷以去撫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
盜張獻忠憑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
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
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
功已而賊果叛从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
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動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
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
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
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漢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

恇擾請兵養正移疾閉閣卧陰遣門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復修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相友更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是爲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旣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

武昌兒主兵者過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於南京明年袁繼咸死於燕而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讀先生詩文盡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伯兄相友愛幼時從兄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勵他子弟天啟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反侍湯藥弗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居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

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頹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棄自全賊勢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即孔暉之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城垣浚湟池城守畧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於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滿

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縋城降賊以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孔暉大呼百姓巷戰殺賊賊莫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國人張賀等舁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旦暮且死請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孔暉仍城守如故賊復引眾至執孔暉賊見印在股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國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殉難是爲崇禎

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於楚天子聞之贈尚寶寺卿廕一子入監祀鄉賢祠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於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鷙下非實有絕人之畧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饑寒聚羣不逞一折箠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予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非去賊之禍豈至是耶故余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嘆息也

艱貞叟傳

艱貞叟者姓白氏諱眉字靜遠山西保德州人也少爲諸生多節概嘗出遊得遺金於逆旅叟匿之床下候至日中遺金者還悉以予之其人欲分其半以予叟叟不可其廉潔自持如此順治戊子貢於京師銓後一爲州判一爲縣丞一爲府同知再署縣其治績皆多可紀云其爲沂判也攜僮奴一人抵任沂故荒殘而叟至不能給饘粥叟怡然自得也居三年而去其丞無錫也無錫大縣賦繁役重其白糧皆解京師官吏緣以爲奸額外苛斂民

不堪叟請於上官一切芟去無錫人德之紀其事曰留棠集云其同知彰德也抵任未久卽署武邑又署安陽其署武邑多惠政武邑人不忘其事播之風謠傳爲歌咏往往而然其署安陽也一如其署武邑已而安陽新令來耄且昏適有盜案叟故所笞背吏怨叟因嫁禍於叟遂罷官去居家讀書自適施惠於人不求報人有以橫逆忤者叟受之無怨言鄉黨中皆稱爲長者年六十有九卒晚自號曰艱貞叟

贊曰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以故

民愈困民愈困而官愈貪蓋相習不以爲非久矣余讀白先生之事非今之所常有也未竟其用而罷惜哉先生之子曰若琳者不遠數千里而求余文以彰先生之德余故書其梗概如此

何翁家傳

翁姓何名麗字溪威徽州婺源人少貧困嘗爲縣吏自給已而棄去或教授生徒或入幕府掌書記久之亦棄去家居稍種植之術稍稍至贏餘性孝謹重然諾慷慨能任事婺源有餘糧之弊起於明末自是胥吏爲奸日益增民有田者輪役當役之

年每糧一石正供外私加白金至二三兩合一縣計之每歲苛征無慮萬金民皆困翁與縣人朱烈等愬之上官弊竟革而豪猾吏以此怨恨側目思報翁歲甲寅七閩賊起闌入徽州界於是守婺源者迎降之先是翁登陴守禦有方畧怨翁者至是報渠魁謂翁與朱烈等實抗守渠魁怒蹤跡翁等得之倍加酷刑幾死已而縛稍疎翁與烈夜逸遂兌赴嶶州請兵復婺源賊兵遁走浮梁人何某故與翁善受賊官尋逃至婺源爲官兵所執翁曰某吾故人今旦暮且死吾獨無計全活之乎竭其資

產厚賄執者某得釋其急朋友之難如此父早卒母年踰七十翁事之不異孺慕妻周氏有賢行自未嫁時嘗割左股以愈母疾及歸何事姑益謹不異於翁姑得痢疾醫不能治周割右股以進姑稍稍愈已而疾又大作腸出寸許世偉者翁之幼子也爲祖母所愛及祖母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年許一日得藥置竹管內吹入穀道中糞流入口不顧及祖母不起哭泣悲哀而卒人皆賢翁之事親能化其子如此婺源僻處深山田少且磽居民多種杉爲生翁最精種植之術爲書其方以廣布焉

贊曰翁之伯子濬從余游故具知翁之生平又嘗讀翁臨卒時自序千餘言蓋有道之士也余嘗欲種樹以自給而無尺寸之地可試今得翁種杉法而余已濅尋將老矣惜早不獲與翁相過也

南山集卷七終

邑後學張仲沅